

政治

暗殺實錄



近代風雲錄



保密局在香港的暗殺活動

郭 旭

保密局，是四十年代末期國民黨在中國大陸設置的特務組織，專門從事暗殺不同政見的進步人士及中共人員。本文作者郭旭，直至一九四九年末仍任保密局廣州辦事處處長，親歷數宗轟動一時的暗殺事件，其中兩起且與香港有關連。

龍雲

——雲南昭通人，曾任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抗日戰爭期間兼任陸軍副總司令。後因地方割據與國民黨

擴展勢力之間的矛盾，逐漸支持反對蔣介石的民主活動。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在香港發表聲明，表示擁護中共，為此招來國民黨之不滿，險遭暗殺。

楊杰

——雲南大理人，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參加同盟會。

曾先後任國民黨中央陸軍大學校長、總司令部參謀長。抗戰勝利後，因反對蔣介石的內戰決定而在香港遭保密局暗殺。

大難不死話龍雲

一九四九年，南京、上海、武漢等地相繼解放後，蔣介石企圖以西南的川、康、滇、黔等省爲根據地抗拒解放。同年七、八月間，盧漢在雲南宣布接收國民黨中央在昆明的機關，限令國民黨特務離開雲南，成爲半獨立狀態。蔣介石得到了這個消息，頗爲震驚，親由台灣經廣州到達重慶，解決雲南問題。當時，桂系白崇禧主張用武力解決，西南軍政長官張羣主張用政治解決，蔣於是採取政治與軍事兼用，一面增派第八、第八十九軍分道壓入雲南邊境，一面進行政治解決。那時，蔣介石認爲盧漢的行動，是受龍雲的影響。蔣遂秘密指示國防部保密局前局長毛人鳳（那時國防部保密局局長，由徐志道繼任，但毛仍是負該局實際責任）在香港暗殺龍雲。

毛人鳳接到蔣介石的指示後，由台灣派保密局辦公室副主任兼第二處（行動處）處長葉翔之和六名特務，經廣州前往香港。

葉到香港後，在香港淺水灣龍雲的住宅附近租了一所房屋，監視龍雲的行動，伺機暗殺龍雲。

九月初，蔣派毛人鳳偕同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兼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徐遠舉到昆明會同盧漢進行「整肅」工作。毛人鳳到昆明後，找到龍雲的親信秘書蔣唯生（又名蔣徹寒，化名劉蔚），用重金收買蔣策劃暗殺龍雲的陰謀。當即派蔣唯生乘飛機到廣州，叫蔣拿了她的親筆信到保密局廣州辦事處見我。毛的信中僅寫道：「介紹劉蔚前來，希面洽，並妥為招待，協助赴港與葉翔之接洽。」蔣唯生見我後，密告我說，毛人鳳派他到香港是進行暗殺龍雲的工作。我當即找辦事處副處長袁寄濱和蔣接頭，並招待蔣的食宿。

袁和蔣接洽後，商量用×××毒藥毒殺龍雲，袁告訴我說，×××毒藥，置於酒中，飲後不會馬上發作，過幾小時毒發後，即無法醫救，但市面不易購到。決定先介紹蔣到香港見葉翔之，俟毒藥弄到後再寄往香港。

蔣到香港後，見到葉翔之和毛鍾新（是毛人鳳派他到香港協助葉暗殺龍雲的），葉指示

蔣先到龍家去見龍雲，打探龍雲的動靜，並叫蔣最好住在龍家，等毒藥送到香港後，再交給蔣進行。

袁寄濱與蔣唯生到香港後，去廣州藥房搜購上述毒藥，各藥房以這個藥是毒劑，非有醫生證明，不能購買。袁乃找了女特務陳雯的義父（當時任廣州方便醫院院長）出具證明在藥房買了幾支，並買了一隻兔子作試驗。第一次試驗結果，效果不大，又托王某買了幾支，試驗才有效，於是通知毛鍾新回到廣州，將毒藥帶往香港。

毛鍾新到香港後，將毒藥交給蔣唯生，指示蔣在龍家相機將這個毒藥置於酒中或湯中送給龍吃，因龍家中對龍的飲食很注意，蔣膽怯不敢進行。葉翔之乃計劃偕特務闖入住宅，暗殺龍雲。正佈置間，因楊杰由昆明逃往香港，蔣介石命毛人鳳對暗殺龍雲的事，暫緩進行，先暗殺楊杰。毛人鳳接到蔣介石的指示後，打電報給我轉告葉翔之，馬上改換了暗殺目標。

楊杰被暗殺後，葉翔之和所帶到香港的特務，因為香港政府搜查很嚴，由香港逃到廣州轉赴台灣，對暗殺龍雲的陰謀活動才停止了。

魂斷香江悲楊杰

一九四九年上半年，楊杰將軍在重慶策動川、康、滇的國民黨軍隊將領起義，久爲國民黨特務機關——國防部保密局西南特區所注意，但沒有獲得確實的證據。該區隨時將楊的活動情形，報告台灣保密局轉報給蔣介石，蔣指示暗中對楊進行監視。那時，楊住在重慶的山洞，曾一度因和其夫人離婚住在昆明，特務們始終跟踪監視。到七、八月間，楊杰寫了一封親筆信，叫他的秘書去策動劉文輝部一團長起義，因事機不密，那封信落到保密局西南特區重慶組一組長之手，送到西南特區，該區區長徐遠舉報告毛人鳳轉報給蔣介石。蔣以楊爲國民黨的軍事權威，曾任過他的參謀長、陸軍大學教育長多年，在國民黨軍隊中的中上級軍官多爲楊的學生，恐影響他的軍隊，對此極爲重視，指示毛人鳳轉知保密局西南特區將楊扣押起來。但那時楊杰將軍已赴昆明，雲南已成半獨立狀態，不能下手。

八、九月間，盧漢以蔣介石派大軍壓境，自身力量不夠，一時表示向蔣輸誠。蔣指示要改組雲南省政府並進行「整肅」，盧表示接受後，蔣指示張羣派參謀長蕭毅肅偕同徐遠舉，飛往昆明協助盧漢進行所謂整肅工作。蕭毅肅帶到昆明的黑名單中第一名，就是楊杰將軍。

徐遠舉於是年九月九日偕同大批特務，首先進行逮捕楊杰的工作，將楊的住宅包圍，但楊事前得知消息，早一小時乘飛機逃往香港。蔣介石聞訊，大為震怒，派毛人鳳由重慶飛往昆明，協助盧漢「整肅」，並查究楊杰逃走原因和下落。

毛人鳳到昆明後，查得楊杰化名楊漱石乘飛機逃往香港。在搜查楊的公館時，搜得楊的女公子日記一本，寫有楊在香港的通訊地址。毛將這些情況報告蔣介石，蔣指示毛人鳳在香港暗殺楊杰。

毛人鳳接到蔣的命令後，於九月十七日由昆明打電報到廣州，讓我轉知在香港的葉翔之。我於當日下午由廣州乘飛機前往香港，將那個電報親交給葉。葉看到那個電報後，對我說，電中無楊的詳址，有點麻煩，準備叫李天山去找盧廣聲（盧廣聲是披着民主人士的外衣為軍統工作的，當時住在香港，保密局派特務李天山專與盧聯繫）。

第二天（十八日）上午，葉叫毛鍾新到我的家中告訴我說：「制裁楊杰的工作，都已準備就緒，下午即可動手，你趕快離開香港返穗，以免於刺殺楊後，遭到連累。」我即於當日下午一時乘飛機返廣州。

九月十九日上午十時左右，葉翔之由香港飛到廣州，來到我處，拿了一張當天的香港《星

島日報》給我看，並說：「楊杰已於昨天下午被我殺了。報上已將楊被刺的相片登出來了。」我看了報上登載楊杰被刺的消息後，問葉進行暗殺楊杰的經過。葉說：「十七日晚，由盧廣聲處獲悉楊杰住在香港軒尼詩道二六〇號四樓同鄉家中，日內即將離港赴北平開會。我即親往偵查楊的住所的環境，得知楊的住所鐵門常關，不易登堂入室，乃假以賀耀祖（即賀貴嚴先生）的名義，寫了一封信，邀請楊吃飯商討問題，並叫毛鍾新和盛昌富（保密局香港組組長）備好手槍。次日下午四時許，我帶了韓世昌（名字記不十分清楚了）等四人前往軒尼詩道二六〇號，看到楊在四樓平台上乘涼，憑着欄杆頻頻地伸出頭來俯視街上，我即分派韓到楊的住所借送信殺楊，另一人到樓上把風，我和另二人在三樓二樓和樓下看風。當我分配任務時，韓正在吃水果，我把他的水果奪過來扔了，拍了他一掌，壯他的膽，叫他快去，幹了回來再吃。韓即携信和槍上樓，韓借送信爲名，進入宅內，要求將信親手交給楊。楊聞聲走下平台來接見，韓即將信交給楊，當楊拆開信來看時，韓即拔出手槍對準楊的頭部打了一槍，楊應聲撲於桌邊，韓又打了一槍，見楊已被打死，忙轉身退出。另一人持槍看住宅內的工人，不許他聲張，將電話綫割斷，將鐵門關好反鎖後下樓，五人分乘兩部「的士」（香港稱租用汽車爲「的士」）從容逃逸。次晨，我乘飛機離港，他們四人則乘火車來到廣州。龍雲的運

氣真好，我已經準備於日內動手了，楊杰作了他的替死鬼。」

葉把殺害楊杰將軍的經過情況告訴我後，就在我處擬了一個電報報告在昆明的毛人鳳，由我交給電台代發了。

過了幾天，毛人鳳來電給葉翔之和我說，蔣介石對葉暗殺楊杰極為嘉獎，發給獎金銀元二萬元，毛叫我報告國防部參謀總長顧祝同加發獎金一萬元，共計獎金銀元三萬元，指出分配給葉和韓世昌及另一助手各六千元，其他兩助手和盧廣聲各發三千元，其餘的分給有關人員，我也分配到四百元（爲了使我的部下供我驅使，將這四百元分給我的副手袁寄濱和處員、科長及譯電員了）。

以後聽說蔣介石由重慶回到台灣後，召見了葉翔之，對葉當面嘉獎，並發給葉「忠勤勳章」一枚。

我受命暗殺楊杰將軍的經過

沈 醉

前文介紹，楊杰乃於香港遭暗殺的，然其未赴港之前，在雲南策動國民黨軍隊將領起義，反對內戰之舉，已遭受注意。本文作者沈醉當時任保密局雲南站站長，曾受密令滅楊，正欲行動之際，楊逃往香港。此文追記保密局人員如何策劃逮捕追殺的過程。

一九四九年，我任國民黨國防部駐雲南特派專員兼保密局雲南站站長。八月，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先後兩次發給我親譯密電，命令我立即暗殺在昆明的楊杰、陳復光以及雲南省政府民政廳廳長安恩溥、保安司令部參謀長謝崇文、保安旅旅長龍澤滙等五人。這是蔣介石排除異己，企圖竭盡全力保住雲南這一反共基地，以便「收復」已解放的地區的措施之一。

我當時住在昆明三節橋靖國新村。楊杰住在我家斜對面，幾乎每天都要從我家大門前的一個大草坪走過，去雲南「沱茶大王」嚴變成家吃飯、打牌，有時常常在外面應酬到深夜才回來。我除在嚴變成家常和他見面外，在其他的許多應酬場合中也常見着他，彼此很熟悉。楊先生每次從我家門前草坪走過時，見到我的小孩，總要逗他們玩玩，孩子們都喜歡他，叫他「楊伯伯」。

那時我要派特務暗殺楊先生確實是輕而易舉之事，但我沒有執行：一是因為毛人鳳命令我暗殺五個人，我如果光殺楊杰，其他的人就會提高警惕，以後不易下手；二是當時我全家老小都在昆明，發生了暗殺事件，盧漢定會猜到是我，我即使能逃脫，但家人會受牽累；三是看到國民黨大勢已去，殺幾個人也不一定能保住雲南。所以我雖作了種種佈置，却一直沒有下定決心。

不久，毛人鳳又發給我一份親譯密電，內容大致是說，奉蔣介石面諭：楊杰正在大肆活動，替民革（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拉攏國民黨軍隊的高級將領，務必先將此人除去，以免後患。限我三天內務必執行，否則按團體（即軍統組織）紀律嚴懲。

我接到此電令後，考慮再三。我估計：光是殺掉楊杰，盧漢也許不會馬上對我怎樣；因

爲盧漢與楊杰雖有交情，但他不是民革成員，對楊杰搞民革活動並不支持；只要不同時暗殺與他有密切關係的人，他不會爲楊杰而與我鬧翻。爲了防止萬一，我還是準備在暗殺楊杰後，把家眷先送往重慶，我自己攜帶家中的電台一同遷往北校場廿六軍軍部。我若不殺楊杰，毛人鳳在蔣介石面前無法交代，非處分我不可，所以我便下決心要把楊杰幹掉。

當天下午，我召集幾個專搞暗殺的特務到我家的第一間小會客室秘密商議，指示他們於當天晚上將楊杰殺掉。第一個方案是：在楊杰晚上回家經過我家對面大草坪時，在那裏靠近他，用無聲手槍朝他頭部射擊。因爲草坪中間路燈照不到，先等在那裏，可以清楚地看到楊杰從亮處走過來。他身體相當胖，走得很慢，特務們都認識他，不會弄錯。只要擊中了就無法搶救，因爲彈頭內填進了毒藥。第二個方案是：他若當天晚上不出去，便到他家中去狙擊。他的情況我們很清楚，只有一個副官，一個司機和一個廚師，還有一個十多歲的女孩。不論是敲門或越牆進入，都可以從容進行對楊杰狙擊，附近的鄰居都是高牆獨院，誰也不會來管。

佈置完畢，幾個特務剛向我行禮走了，小會客室通往陽台的門突然一下被推開，我抬頭一看，只見我母親怒氣沖沖地走了進來，把手中的一本書用力往書桌上一摔。我原以爲外面沒有人，沒想到母親正坐在外面陽台上讀書，我們的話她都聽到了。見母親滿面怒容，我連

忙跪在她面前，想向她解釋。她咬牙切齒地用手指狠狠地在我頭上戳了一下，氣得上氣不接下氣地責罵道：「我多年來一直教育你，一個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今天爲了自己升官發財，還要殺人，你還像個人嗎？我問你：你把楊先生殺了，明天你的兒女們問你，誰把楊伯伯殺了？你怎麼回答？如果他們知道是你殺的，他們對你這個隨便殺害好人的爸爸會怎麼看？我這個作母親的又怎麼見人？這些後果你都不想，只想自己做官，不想作人！我不要你這個兒子，我馬上到台灣你哥哥姐姐那裏去！」

聽了母親的這番話，我只好答應她：寧可受處分，也不殺楊杰，請老人家息怒。於是我把那幾個特務叫回來，說情況有變化，宣布剛才的佈置暫不執行，等以後再說。我母親怕我另搞一套，天天注意楊杰是不是還在。於是暗殺楊杰的事就這樣拖下來了。

不久毛人鳳命我將全家送往香港，準備以後更好地採取行動。九月六日，盧漢去重慶見蔣介石，我準備只要盧漢在重慶被扣，我便與二十六軍一同發動，進佔昆明，把楊杰和盧漢的親信全部逮捕，把幾個保安團全部繳械。九月八日我接到重慶毛人鳳給我的急電，說盧漢已同意在昆明來一次大逮捕，我便召集在昆明的十來個特務頭目開會，將我們可以掌握的近千名特務和武裝部隊人員組織起來做好大逮捕的一切準備工作。監視楊杰的幾個特務也做好

準備，只要一聲令下，就把楊逮捕起來。

九月九日盧漢的專機剛回到昆明，毛人鳳所派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徐遠舉帶領大批特務跟着飛到昆明。徐遠舉下機後，便到我家告訴我：毛人鳳當面指示他到昆明辦的第一件事就是逮捕楊杰。不料徐遠舉和我帶着幾個特務去却撲了個空，只抓到了楊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接着又抓到了去楊家的陳復光教授。徐遠舉把陳帶到我家樓上會客室中，讓他聽我家樓下被改成刑訊室的房間傳來的受刑人的慘叫。我們很快就從他們兩人口中得知：楊已於當天上午飛往香港，正是徐遠舉下飛機時，楊乘坐的飛機剛好起飛。機票是由朱健飛用化名代買的，並由朱健飛用汽車到楊家去接的，楊躲在汽車後座下面，所以沒被監視的特務發覺。

蔣介石得知楊杰逃走的消息，大為震怒，又派毛人鳳帶着周養浩等趕來昆明。毛人鳳到我家對我大發脾氣，責怪我沒早日殺掉楊杰。事後，我們從楊家裏抄到的日記、信件中找出楊杰在港的關係，毛人鳳便急電台灣保密局行動處長葉翔之率特務韓世昌等四人趕去香港暗殺楊杰。

一天早上，我從報上看到楊杰在香港被暗殺的消息，便拿着報紙匆匆去找毛人鳳。當我把報紙給他看時，他從文件中抽出一份台灣發來的加急電給我看。那封電報是葉翔之打給他

的，說刺殺楊已完成任務，全部特務已安全返回。事後，我才知道，葉翔之等人事先偽造了一封李宗理的介紹信，讓特務拿到香港軒尼詩道二六〇號四樓楊先生的友人家中，見到楊先生，把信交給他。在他正低頭看信之際，特務使用手槍向他頭部連開兩槍，將他擊斃。葉翔之等人因刺殺楊杰「有功」，保密局還發給他們一筆獎金。

蔣介石陰謀暗殺李宗仁的內幕

沈 醉

李宗仁，廣西桂林人，原爲國民黨桂系首腦，一九四八年任副總統，後更任代總統，是蔣介石的拜把兄弟之一，與蔣也曾有過一段「合作無間」的淵源。然而，就在國民黨潰敗前夕，蔣竟以防止內亂爲由，授命將各組織特別行動組，計劃立體式大追殺，使李宗仁無論是以飛機、火車或公路離去，均立遭暗害。此文由著名的軍統特務沈醉親述當年受命行動的內幕。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間，我在昆明擔任國防部保密局雲南省站站長，突然接到局長毛人鳳要我立刻去南京的急電，便於第二天下午乘飛機前往。我剛住進局裏的高級招待所，毛人鳳便來找我。他告訴我，這次叫我去南京是蔣介石親自指定調我去主持刺殺李宗仁的工作。他

說，這一工作原來已由他選派保密局專門主管暗殺等業務的行動處處長葉翔之擔任，並進行了一些佈置。但蔣介石聽說葉是文人出身，只會動筆而不能親自動手殺人時，連說不妥，指定要我這個在軍統中幹過多年行動工作的老手去主持這一任務。毛人鳳叮囑我，見蔣時要表示一定能完成使命。

毛人鳳說完後，就和我一同乘車去中央軍官學校內蔣的住宅請見。我們默默地坐在會客室等了兩個多鐘頭，蔣才抽空在他辦公室接見了我們。這次我看他的態度非常和藹，還裝出一副很親切的樣子，問我雲南的情況和我家庭的情況。最後他才問我，毛局長已告訴了要你去到南京的任務沒有？我說已經告訴過了。他便說，這次決定叫我去主持這項工作，是因為這關係到整個大局的問題，並表示他對我的信任。他還誇口說，共產黨遲早總可以打敗，而內部的搗亂比共產黨更難對付，所以只有採取這個辦法，好使內部統一起來一致對外。他還說，共產黨只有一個敵人，所以能打勝仗，我們却有兩個、三個敵人，幾方面要對付，困難就得多。他一再說，這次行動是關係到黨國安危的大事，叫我絕對不能泄漏，一定要從速佈置，只等他作出最後決定，便要絕對完成使命。他還舉出歷史上一一些刺客來鼓勵我，並對我過去長期爲他賣命而出生入死，勝利後又願冒險去解放區尋找戴笠的失事飛機等來讚揚我。聽他